

上孟 中孟 下孟

銅版
四書集

大達圖書局刊行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瑩於耕反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

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

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

廢

來去聲廢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祇辱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

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國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

錫康
効反

初音
力

紀婢
息反

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
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

皆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

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

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

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

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孟音綠鹿音憂鶴詩作鵠戶角反於音為○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

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園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數美辭切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

邶坊
本作
恤

故民樂其樂而文王
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

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烏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及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

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

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

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

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

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

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

家夏

瓜反

粥余

六反

治去

聲

搏祖

本反

饑荒

之饑

從幾

飢饉

之飢

從凡

從洪

武正

韻賤

補注

音從晉音古考音鳥農時謂春耕及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呂綱也考家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鄉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

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禾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學字之時如孟春振牲

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喜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衣民衣食

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

來虞方伯說重直用反黥其連反左右並去聲裁京本作財作財財裁通用賡音震通作振復扶又反

言畫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孝平表反刺之亦反○檢制也孝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

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有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

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

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枝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

獸而食人也

厚飲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

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仲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從去聲下同

少去聲數音朔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六

廣益書局校印

民飢而死也

備音鼻為去聲。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易靈略以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

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辜獸食人之心然徇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

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北死

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十七年秦敗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此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

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

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便反。欲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

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從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辨通

作弄

才性

反論

去聲

做音

故

坊本

及我

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卑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怒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

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

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音也孰

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

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

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

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敔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浡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鎖頭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

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尚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孟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

下有
宋字
辟昔
璧霸
伯霸
同亦
坊本
作止

却乞
逆反
杏林
去聲

晉及隨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
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

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
不止也王謂至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

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

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

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斲音核舍上聲觥音觥觶音述

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
觥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

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觥觶而不忍殺即所謂則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

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
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別彼
列反
難去
聲

復扶
又反

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否實有
如百姓所裁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

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卑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
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
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

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鐘
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廢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

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
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頭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

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
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

太坊
本作
泰下
同

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輿。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使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據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上聲。折之古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畜許 六反 後去 聲下 同齊 莊皆 反復 扶又 反 稱去 聲下 同鍾 直追 反度 字上如

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吾之父

凡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康要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

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鍾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

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王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

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賊餓殍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

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

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獨本坊

荏音

強本作坊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聞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

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

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

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

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如本若坊
作坊

洛樂音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音朝

潮賈意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

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音與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

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

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聲衣去

聲聞去 聲為去

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政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然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

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猶本作坊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

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乎聲樂樂下音洛敦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

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首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

幾平聲

護故反 故反 蕃音 煩隙 乞逆 反驚 音務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

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

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

則雖奏以咸英韶護。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養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驚於稼穡場圃之間。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

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燒。芻草也。蕘新也。

芻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